

安静地行走

启蒙老师

吴建

晴川

时已立秋,却感觉不到一丝秋的凉意。此刻正是午后光景,沿着这条小河,我已行走有一段时间了。

我不大习惯这样的行走,觉得寂寞。小河还留着童年的影子,它说着话,哼着小曲,一副从容自在的模样。河不宽,又浅,因为有水草,有灌木,有倒影中的树和云,这条河似乎有了别样的内涵。不只是鸟鸣一样好听的水花,还碰出一些细碎的银色波浪,沿着河底缓缓向前。

过小桥。对面有大片空地,村人栽下了各种旱作物。芝麻花开丛从簇簇,像一串串朝天的白喇叭;玉米顶着茸茸的穗状花絮,密匝铺排,午风吹过,摇身又昂首,想竭力引起我的注意。许是太太辣的缘故,玉米光长秸不结棒,肥厚的叶子卷成半管,哗哗地,像一条绿色的河流,流逝着时光。想起小时候啃玉米秸的情形。物质匮乏年代,玉米一次

地地结,一段段地被掰下,它养活着我们,也养活了我们的祖辈,直到剩下最后一副干瘪老相,像一茬茬生育过的母亲。瘦骨嶙峋的中空胎骨,吃着却是水灵甜滋,有一种温存圆润清爽,老款的零嘴,给记忆留着隽永的回味。对这些抱空窝的玉米,我一点不反感,它们缺水缺爱缺养护,就像那个年代的人。我用手抚摸它们,从根到顶,一寸一寸,像抚摸自己的孩子。内心等着,父亲的巴掌突然狠狠地抽过来。可惜没有。我终究没有品尝的心情。

乡间土丘多。有丘则有塘。塘已见底,几只鹤鹭踱步高蹈。丘上杂花伴树,葱茏而幽静。其间有鸟儿站着,静默不语。偶有野生丝瓜,吊在枝下,藤蔓如蚯蚓,由性攀爬,鹅黄的花开在阴影里。四周到处是疯长的野草,齐人腰深,野花随风摆动,与空气里粗犷的土腥气混合在一起。田野还是老样子,绿稠稠的,埂间不时窜出几只水鸡和黄鹌一类的,眼前一晃,便不见影。它们是我生命记忆里的永久过客。

稻秧全部秀齐了,花色由白变褐,蚊虫一样聚积成旗,散发着淡淡清香。长斗田中央斜插着一截褐黄木,一动不动,很像父亲弓着的背,颜色也一样。我一直以为,父亲就是一株庄稼,他以前总喜欢这个时辰把自己种在田里面。我揉揉眼睛,才知是幻觉。

我相信,人是有灵魂的,也相信父亲的灵魂就附在这根木头上,和他的战场融为一体。往年这个时刻,蝉噪得很厉害,眼下却没有一只开口,集体沉默。一只栖于椋树丫的小鸟好像落了单,它歪头与我对视了几秒,才拍拍翅膀飞走。我索性坐下,抱住双膝,想一想它眼神里说的。

人间四时有序。天入了秋还似夏烈,极罕见,亦难得。这个时辰出来走,好像并非我意。腿似注了铅,步子迈得迟缓、沉重,身体里有却一种难抑的力量从某个部位爬升、外涌。像要寻找什么,刻意回避什么,又怕惊扰了谁,又希望能够遇见。担心错过什么,往往已经错过。

诗人张枣说: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,

梅花便落了。这落下的哪里是梅,分明是花瓣上的寒凉,回不去枝头的遗憾。这多像人这一生啊,有多少怅然遗落的后悔事,我们永远无法回头重新复盘。所以,要走要看,就得趁早,把尘嚣远远抛开,与想见的能见的靠近一点,靠紧一点。走,与天气又有什么关系呢?身边有多少人想走一直走不出去,一个在一处熬死,一个在一处活煎,隔空而望,等到想走,已经难了,不知怎么迈步,很容易就摔倒了,鼻青脸肿。

走,才是必须,哪怕先迈开腿。你得让自己疲倦的视线从庸常里移开,从狭窄而琐碎的生存草沟里抬头,向上,向前,看向高远,看看自由与辽阔。专注了就简单了,简单了就纯粹了,就会澄澈透明起来。这就好比樵工砍柴,渔夫打鱼,得腾时间织网、磨刀,网有了,刀利了,一挥一撒,才有一个崭新的春天。

一下午的时光,安静得如同梦的一个片段。直到天色向晚,我才慢慢走向老屋。站在村口,很想听见有人喊:家来吃饭啦,一声一声。可惜没有。母亲没有喊,父亲也没有喊,他们都走了,前后隔了一轮,他们不要这个家了,老屋成了一只巨大的空巢,孤零零地悬在乡村夜空。我掸去身上草屑,扯一张竹椅坐在葡萄架下。妻什么也不说,默默递过毛巾,蒲扇,端只小马扎挨坐着,轻轻地摇。

夜色漫过来了,我躺在竹床上,仰看满天的星河,神思恍惚,以为又回到了父母的怀中,像个襁褓中的婴孩,无限委屈地落了下去。

快乐南院

武梦妍

我是在城市边缘的老旧大院里长大的,大院被称为“南院”,早年是分配给铁路员工的住房,院墙的北侧越过火车铁轨望去便是火车站了,去火车站要过地下通道,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流,热闹非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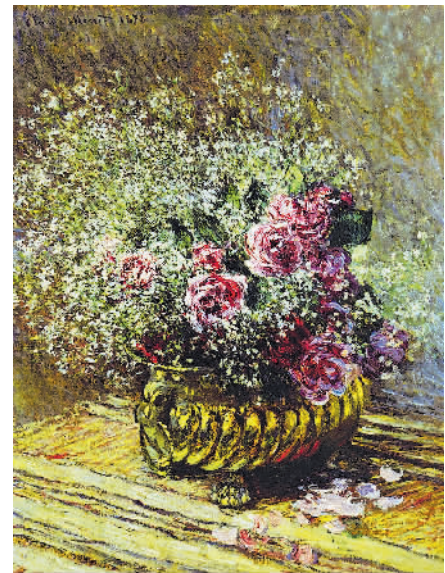
早年时,南院的北院墙与铁轨之间有一片荒地,员工们觉得地荒着挺可惜的,与其长着荒草,倒不如开垦出来种菜。于是,你家一片,他家一片,每家就拥有了一个菜园子。大人们开心了,因为有了菜园子;孩子们也开心,因为大人们为了打理菜园子,就在北院墙上开了一扇小门可供通行,不过,大人们怕我们在站台乱跑,从来不允许我们走过这扇小门。

这扇小门多数时候由孙爷爷看管。他是个老红军,特别喜欢我们这帮孩子,还常常给我们讲故事。他把那扇小门的钥匙,用红绳拴着,系在腰间的裤鼻子上,他走路依然威武,钥匙在腰间忽闪忽闪的,我们想去坐火车,就很注意孙爷爷的行踪,还有那带着闪光的后门钥匙。孙爷爷虽然情面硬,但是在我们的死缠硬磨下,还是答应开了那扇小门,让我们跟着他,排好队去看火车。孙爷爷用手指着即将进站的火车说:“这车是梦妍爸爸开的,从美丽的南方而来。那辆鸣着汽笛,冒着白烟就要出发的火车,是常去的妈妈开的,他们要去北京。”我们听着孙爷爷的解说,心里就很激动,盼自己早一天长大,也能天南地北地走动,好好看一看祖国的壮美河山。火车看过了,孙爷爷又把我们安全带回到南院,咣当一声关了那扇小门,上了锁,“孩子们呀,爷爷这下算是完成任务了吧?”我们都偷着乐,“没有!没有!我们还有下次呢……”我们可没那么傻,看火车就是盼早一点看到父母,在我们心里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呢!

父母们上班去了,南院留下来的要么是老人,要么是孩子。

有时我会想院墙多像堤坝,挡住了喧嚣和嘈杂,使得南院既安静又寂寞。于是,我们就呼朋唤友一起玩,自己找乐子。院东刘叔叔家盖房子剩下一堆土,风吹日晒雨淋,土就实在多了,我们就把它当作一座山,每人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,组成火车的形状,学着大人的模样,也开着小火车去北京。小伙伴们都说我长得高,朝天的独辫子多像火车的烟囱呀,梦妍你就做火车头吧!我小伙伴们前拉后拥推到了最前面,我也就有了自豪感,对他们说:“叫我做火车头,你们可得都听我的,一个也不能掉队呀!看到没,前面就是八达岭了。”其实,当时我也不知道八达岭、京张铁路在哪里,这些都是爸爸常挂在嘴边的话,听得次数多了,我也会照本宣科了……

我早已搬出了南院,去了另一个城市求学,快乐和幸福的南院时光,都成了我美好的回忆。



《花盆》克劳德·莫奈 [法]

玛咖 供图



《霜林秋思》

(轴·局部)

董其昌[明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董其昌(1555~1636),字玄宰,号思白、香光居士,松江华亭(今上海市)人,明朝后期书画家。他强调以古人为师,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师法,但有论者说其“在书法神韵问题上的迷信观念,却比古人尤有过之”。

董其昌擅于山水画,师法于董源、巨然、黄公望、倪瓒,笔致清秀中和,恬静疏旷,用墨明洁秀朗,温敦淡荡。其青绿设色古朴典雅,为“华亭画派”杰出代表,兼有“颜骨赵姿”之美。

绘画上以佛家禅宗喻画,倡“南北宗”论,即把“院体”山水画与“文人画”分为南北两派。

配文·供图 络因

灵隐寺旁飘书香

马克

我到杭州的时候,正是初冬季节,天空下着像浓雾一样的小雨,给人带来对这座名城无限的遐想。

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的五六个朋友,口音夹杂着方言,一起登车来到了灵隐寺附近。叶老师幽默地说,灵隐寺里住的是僧人,我们不住在这里。车子在北高峰门口往左驶上了一条小道,随着叶老师的一句“到了”,大家抬头看去,前方一座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隐身在绿树丛中。下车来到小楼所在的院门前:“灵隐路白乐桥1号”铭牌映入眼帘,门口一侧几株翠竹下面是一块巨石,上面“中国作家协会——杭州创作之家”金色大字格外醒目。

晚上刚要入睡,寺院的钟声响了,伴着星星点点的灯光,穿过密林徐徐飘来,钟声浑

厚、悠扬、淡定,仿佛向这里的来客报告着一天的平安。

清晨,我趁着淡蓝色的雾涌,走出小院到四处看看。顺着小路往前走,高大的雪松矗立茶园顺着山坡向远方蜿蜒伸去。山脚下,起早的鸟儿在香樟树枝头上飞来飞去,清脆、嘹亮的歌声在旷野上飘荡。茶园边上有一块一块的菜地,菜地里白萝卜、大白菜,还有小葱,充满朝气的样子,几个勤劳的农民在忙碌着施肥和除草。

灵隐寺、北高峰和飞来峰更是掩映在绿树丛中。顺着小路往前走,高大的雪松矗立两边,仿佛牵着手为行人带路。路边,时常会有炒制龙井茶的商贩向游人推销自家的产品。这时坐下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龙井,也不失为杭州之行的一抹特色。灵隐寺前,一棵棵古老的松树,高耸云端,它们应该是这处古刹风云的见证者。多少年来,无论是帝王将相,还是香客,都是它们在这里迎来送往。灵

隐寺旁的小溪里,流水淙淙,清澈见底,一群群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,丝毫不会理会上熙来攘往的人群。

杭州最让我流连忘返的还是古刹旁灵隐路白乐桥1号的创作之家。院子里,一块巨石上镌刻着中国当代文坛泰斗巴金先生的手书:“这真是我的家。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。”小楼的天井处是一方鱼池,几十尾不大的鱼在水中摇头摆尾。院里还有几棵老樟树,枝繁叶茂,洒下一地绿荫。几把藤椅围着茶几摆在树下,来这里休假的作家们一般都带着几本自己创作的书,少不了围坐在这里翻看着大家的创作成果。创作之家开启接待工作以来,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来到这里度假、交流创作心得。

离开创作之家的前夜,我在二楼推开窗户再次聆听古刹的钟声,亮此刻这古刹旁书香飘散,让杭州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早秋,霏霏细雨极散漫地飘摇,我的回忆也在雨雾里展开。我的张老师从绵密的雨丝中走来,撑一把油纸伞,穿一袭白色的连衣裙。她轻盈地走到教室门口,收伞、登台,于是全体起立:“老师好!”虔诚的问候把窗外的雨雾震得晃荡迷离。她站在讲台上,掏出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,轻拭额头,然后挺着胸,脸上努力做出矜持与严肃,可笑意却不经意地从嘴角溢出来。

听张老师讲课,是一种享受。每天,张老师带着芬芳走上讲台,在她的引领下,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,成了课文中的小精灵。她想方设法创设情境让我们进入到作品中的角色里去,一道品味作者的喜怒哀乐,品鉴美丽的风景名胜。我们心中那把生锈的铁锁被张老师那奇妙的金钥匙打开了。

无事时她夹着书本倚门含笑,欣慰地看着座位上埋头作业的学生。我则偷偷地望着张老师,觉得此时面颊微红的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。下课后,张老师陪我们玩,还教我们唱歌、跳舞。

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张老师那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。当我们玩得满头大汗时,她用手帕替我们擦汗;当我们哭闹时,她用手帕拭去我们委屈的泪水。

我终生难忘的是一堂作文课。那天老师依旧从雨帘中走进教室,在讲解了习作要点后,便叫学生上台说素材。最怕作文的我心里“咚咚”直跳,生怕老师喊到我。可老师偏偏叫到了我。我站在讲台上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教室里静极了,同学们的眼睛都盯着我,我的脸上沁出了汗珠。这时,张老师走近我,拿出那块飘逸着芳香的蓝花手帕,轻轻地替我抹去脸上的汗水,慈爱地说:“别紧张,慢慢想,你一定能行的!”清香涌入脑际,我清醒了许多,我轻轻地说了许多话。张老师一边听,一边微笑着鼓励我:“嗯,讲得不错!”“好,你真棒!”我说完,她弯下腰,把我搂在她温暖的怀里,充满爱怜地端详着我。忽然,她忘情地在我的小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,全班同学受到了感染,欢呼着鼓起掌来,我也被这弥足珍贵的奖赏兴奋得忘乎所以。从此,我爱上了文学。直到今天,一想起那情景,我就脸红发烫,一股淡淡的芳香,便幽幽地在心间弥散开来。

看到我的作文越写越好,张老师非常高兴,对我交上去的作文每次都是增删雕琢,且大加鼓励。有时为了一个字或一段话,老师要为我改好几遍。为了激发我的潜能,还把我写得优美的作文推荐给少儿报刊发表。尽管我那时写的小诗和散文稚嫩得像一棵小草,但我拿到发表的作品总是兴奋得忘乎所以。针对我作文有堆砌辞藻的毛病,老师在批语中写道:“无论作文还是写诗,不求好句,只求好意。作文即做人,不求惊天动地,但求问心无愧。”看到老师的批语,我满脸羞红。当时虽不深明其意,但此话我至今不忘。

跟夏天刚刚告别,转眼即将落叶满地;跟酷热才说再见,转眼又是秋雨绵绵。而今,师范毕业的我,也在母校从事教师的工作,孩子们早已用上了纸巾,但我还是准备了一块手帕,为孩子们抹去阴云,擦开笑容……

秋日的那首歌

晨思

初秋日,暖暖的并不燥热。风柔柔地滑过指缝,吹过发梢,似有似无,风里飘着石榴、葡萄的香。满校园都是果实累累,树一棵棵地连成行、结成片,成了海。我散步来到10年前读书的校园,观赏她的秋景。

大学校园的小路上,刚用完晚餐的人们懒洋洋地迈着脚步,在明媚的秋阳里微醉,悠闲地走着。树下更少不了成双成对的情侣携肩挽臂的亲密身影,他们欢笑着,呢喃着,花一样娇美的面容,杨柳一样窈窕的身姿给秋日增色不少。足球场上更是热闹,一阵阵欢呼声,高叫声不时传来,青春的激情一浪又一浪,是秋的热情奔放。

就在这时,风里传来轻柔的歌声,那是一首老歌,我上学时听过,很熟的旋律和词吸引着我。淡淡的歌声,是一位坐在石榴树下的长椅上的大学生,抱着一把吉他信口唱出的。一个个音符随着手指的拨弄跳出琴弦,弥散在空气里,飘进每个人耳朵中和心里。他似乎在自言自语,又似乎在向谁诉说:“有一天我也会老,什么样我难预料,假如这一天真的来到,不必有太多烦恼……该做的做没做到……”那无意地飘来的轻柔歌声,如当头浇下一盆清水般让我周身一震,顿时从熏人暖风的迷醉中清醒过来。

我们都会变老的,秋霜会染双鬓,头脑不再灵活,腰腿不再强健……那一天真的到来,会不会十分烦恼?会不会因为许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而悔恨?会不会因为许多瑰丽的梦想没有实现而遗憾?会不会因为只顾开花忘记结果而愧疚?

依然每天忙忙碌碌的我,时常会想起那日回校园时听到的那首歌,那首现在依然清清楚楚记得歌词的歌,那是与美妙的秋天一起,深深地印在我心里的记忆。

岁月清浅淡如烟

向浩瑾

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,抬头看着老槐树叶缝隙漏下的点点日光,闭上眼小憩,听着许巍的歌声从手机里传来,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,看一看世界的繁华……”

时光晃晃悠悠的,在人生前行的路途上,薄了生命,却丰厚了岁月,历经了沧桑人世间,那些欢乐、痛苦的时光,都会化成岁月里回忆。

以前读书的时候,总觉得要不食人间烟火,不落凡尘,在大家都道言情小说,穿越玄幻门类时,我却悄悄地在写武侠小说,梦想着凭借一支笔依仗走天涯,还偷偷地把衣服打包好,存了一点小钱。最后被妈妈发现,梦想夭折,但是文学梦却在内心留下了一颗种子。

年少时渴望长大,好像长大了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依然记得,年少时张牙舞爪的模样。现在深切体会到那也就是一种幼稚了,但也清楚,即使回到从前,也还会再次体会岁月给予的任性情怀。当我们长大了,有了更多的身不由己,才发现,抚慰凡人心的,不过人间烟火气。

多少回忆,斑驳在明明灭灭的浮光里,多少聚散,散落在深深浅浅的时光里。经年悲喜,初心不换,追求梦想……风尘漫漫,岁月悠悠,人生终究是一场删繁化简的历程。生命如同诗篇,于烟火流年中慢慢慢慢咀嚼,用心赏读,往后的每一句,我们读的是诗,也是余生。在时光的笔上,写下属于你独有的烟火。

我们跨过崎岖坎坷,在风尘中感叹流年似水,我们越过千难万阻,深谙流年易逝,岁月有沉香,梦想也有烟火。